

西营行记

吕丽霞

麻木的双腿,呼啸的风,一次次地钻山洞,胡吹乱舞的头发拍打着面颊。泥泞宽阔的大路,一级一级的石坎坎,高高居于山坡的泥巴房,山顶的荷塘摇曳的荷叶,这是我对西营最初且一直留在记忆深处的印象。

那是我青春期的一个跨越,师生眼中乖学生的一次叛逆,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旅行。那次,是为了友情;此次,也是。

商州、郧西、十堰、白河、西营,三个多小时的路程,从秦岭南麓进入秦巴山区,用丈夫的话说,从山中走进更深的山。凭着一股激情,凭着对聚会的向往。依稀记得当年,也是凭着这样的激情,从商州到镇安,再乘火车到安康,辗转向西营镇,走上那高高的石坎坎,走进那温暖的房子,安康那夜,我的双腿依然是坐在火车上的感知,小腿微麻,还带着不由自主地抖动,一夜在朋友宿舍的架子上几梦几醒,可那土房子解了乏,那吊壶里温好的高粱酒解了乏。朋友的父母豪爽热情,叫来了几个亲友专门陪客。生平第一次喝酒,第一杯,辣得吐舌头,第二杯,满脸通红。白河的待客之道,见人六个酒,喝不了酒,吃肉。一块一块吃下去,我和另一个女孩子受不了了,便出门去沿着大路往山顶上走,便欣赏到了那片荷塘。

下午5点多下高速,朋友们在高速路口迎接,生平第一次受到领导的待遇,心里美滋滋。到了镇上便是饭局,朋友的父母已在酒店等候,当年高山上的房子已经卖掉,他们在镇上也换了一次房子。一见便忆起了当年的那场酒局,大人欢笑,孩子吵闹,热闹的气氛震得酒店的水晶灯微微晃动。

第二天早上天色微明时,居然听到了鸡叫。拉天窗帘,才发现对面几米之遙是民居。于是,起身,想于清秋早晨看看小镇的全貌。沿着头天晚上走过的街道,从头开始,一条主街,极窄极狭长,两边长出几条分支,也是窄窄的,狭长的街道,两边楼房密集,沿路而建,初而繁,继而稀疏,且由楼房慢慢过渡到平房。于是,看到了养在石岩凹凹的鸡,看到了平地赋形建起的小房子,看到了农家户后院用小石头垒起的细长如带的小菜园子及辣子一行茄子一行的田园风光,看到了清澈的河水和河里的一个个的洗衣石……远处,山与山紧紧相依,烟云半笼缥缈轻烟半遮面……

走了一大半,发现这个小小的,容纳了2万人的镇街就像一枚小小的落于秦巴山系中的树叶,街道是叶脉,而我们,就是沿着叶脉爬行的蚂蚁,伸动着自己

的触角,感知着这块神奇的土地。

沿着河道往回走,这方山水养育出的人的玲珑心思以及审美情趣尽然展现在房前屋后。有的人家门前摆着山上挖出来未经雕琢黑黢黢却有造型的树根;有的人家用粗水管做成栅栏,上面开了口子,种上各种各样花卉;有的人家房子不够用,将翠竹伸出河岸,搭出两间房子和一节长廊,刚好在岸边两棵高大的桐树下,便有了小轩窗的意味,多了几分清凉与诗意。

最是新奇的是小镇的菜市场。头天晚上经过时,发现一些楼体挨河边的一楼是空的,里面有一些合板,还好奇是干什么用的,及至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这是一个菜市场。熙攘的人群,案板上摆着各色水灵灵的菜。在这山明水秀却极其狭窄的地方,这样的设计,一方面是对现实中客观条件无奈的屈服,另一方面,也是对自然的极度的遵从与智慧的和谐之道。试想一下,在这狭小的山川里,生存、栖息,土地是依赖之本,每一寸土地的充分利用,是生民的智慧。面对这不知名的小河,也许在夏日丰水期,它会浩浩汤汤,偶尔疯狂地扑向岸边的楼体,而空荡荡的一楼,给了它游走的空间。平日里,一边曲水流觞,一边尘世烟火,这又

是怎样的况味呢!

正值初秋,桂树点点金,桂花用它最友好的姿态,托风送来阵阵香,那香,时而倏忽一群,时而形成香阵,香得能涤荡人的肺腑,清除浑身上下的杂念,让人清明,又让人沉醉。用脚慢慢地丈量着这片土地,香气氤氲中,不知不觉来到友人家。

虽是早上八点多,正宗的白河农家菜摆满了桌,热气腾腾的稀饭、馍馍和包子,还有一颗颗真诚炽热的待客之心。多年的相处,朋友及父母的豪爽及热情早就了然于心,不用客套,单看着叔叔阿姨那笑吟吟的模样,便知他们是怎样的开心。

上次是怎么离开的,我已经忘记。只记得因没请假偷跑违反纪律写了检讨。这一次,自家产的高粱酒,自家做的腊肉,以及阿姨上山采来腌制的瓶装竹笋,统统纳入后各箱。叔叔阿姨送到楼下,一次次叮咛有机会再来,跟着车送出老远。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无须留客,沉甸甸的后各箱就是最真诚的表达。

山重水复,辗转逶迤。及至行至滨江景观路,徜徉在那西县城阔无边无际的广场,还在回味大山缝隙中的西营的灵秀与可爱。

借水拾柴

旬阳 陈和强

过去我们那里缺柴烧,为烧柴想不尽的办法,跑几十里去后山拾柴,上坡割渣渣柴,拔苞谷茬、麦茬甚至搅树叶子当柴烧,还有弄柴的路数就是在心里想办法,扎柴就是收获最好的一种。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庄院靠水里弄柴,能满足日常烧柴需要的真还有七八家。

汉江河在庄院下形成了一个四五里的漫湾,常态下一湾明沙和沙地,到了夏秋洪水季节,一涨水整个河湾就是浪渣柴聚集的地方,正涨水的时候,水性好的人可以划水去捞柴,也可以用小木船去捞柴,也有人站在岸上用捞兜子捞浪渣柴,如果水长得太快了,还有人专门向高处转移捞到的柴。到了退水的时候,水面上已没有柴了,很多柴沉到水底和河沙沉积在一起,有些柴还埋在沙下一米多深,这个时候就不是捞柴,而是钩柴和用。钩柴就是深一根长竹竿,顶上套一个铁钩,像古代兵器钩镰枪,我们叫“挽子”,人站在浅水边,一下一下从深水向浅水钩,能钩到沉在水底的柴,尤其是水浸泡沉底的大柴,我父亲不会水,他就善于用“挽子”钩柴,我们小时候厨房梁上吊了一根有两丈长小桶粗的木头,楼上还有一根更粗的木头,都是父亲从河里钩到的,后来叔父家盖房都用作了“栋梁”。

扎柴要比钩柴辛苦和复杂。首先要有一根铁杖子,一米多长,杖子一头磨尖方便往沙里戳,另一头弯成一个圈好把手,准备几根竹梢子,或者干脆上到沙地边的柳树上,折一些柳枝,然后右手持杖,左手握柳枝,在齐腰深的水里,边向下游走,边用铁杖向沙里戳,铁杖尖戳到柴有弹性有吸力,戳到石头硬邦邦没弹性,如果一杖子下去判断是柴,就在那个点扎一个竹梢或柳枝,然后向四周扩散,前后左右扎好自己的边界,沙里的浪渣柴呈窝状分布,所以很多人在河面上上下下在扎柴,你占到这一窝,他可能就占到了另一窝,有些格外勤快的人,半夜就下了河,也有占到几窝柴的。扎柴也碰运气,有的上上下下几个来回还没扎到柴,有的下水还没扎杖子,脚就碰到了露出河床的柴桩。一窝柴层有薄有厚,老在河里扎柴的人有经验,家里还攒有上河水浪渣柴,就发扬风格把埋藏深、柴层薄的一窝子让给没有扎到柴的人。

待水完全退下去,明沙出水后,一家人开始挖柴,先刨去面上明沙,见到柴后,从一个点开始挖,用齿锄掏出来,用窝子里渗出的水淘净沙子,然后摊在附近明沙上晾晒。待挖出的柴晒干后,挑回家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或柴草棚里。到了冬天没柴烧的家要跑几十里去拾柴,扎到柴的人家就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

这二十多年前家乡汉江河的热闹,随着开发建设,修筑河堤,河湾取直了,沙滩没有了,扎柴这活路早就绝迹了。

秋分过后

汉滨 洪妍

上世纪80年代,文学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也是空前的。那时,凡是能写诗作文章的人都是时代的宠儿。我当时的母校——安康第二师范学校自然不甘落后,虽然那时学校条件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除了各项文体活动外,特别是一批中文系为首的老教师们,以学校所在地——七里沟为名,创办了油印版的《沟边文学》,吸引了大批像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沟边文学》创刊号的封二,竟然发表了我的一首稚嫩的小诗《致沟边》,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因为这首小诗,结缘了我的夫君典军。他当时正处于文学狂热阶段,不仅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工作之余还动手创办油印诗歌小报《源泉》,与文友们热切交流。直到现在,诗歌创作还是他的主业。

现在的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一路走来,纳百川、汇万溪,在时代的浪潮中起伏跌宕,历经三次巨变,跨越百余年,最终以现代化的文明校园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校史馆里,无论是从原来的安康师范学校毕业的,还是从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的,无论原来是上安康卫校的,还是上电大的等,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当年的身影。

我们一边参观学院的各种培训中心、教学大楼、图书馆等,一边听着校领导娓娓介绍学校的发展变化,心里感慨万千。如今的学院已今非昔比,不光从硬件上彻底改变了学院的办学条件,还从心理上对学员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专门设置了温馨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解决学员们的困惑和烦恼。学院的教学内容已经从单纯的师范类,扩展到医学类、新能源汽车修理等众多社会需求的技能,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时代同步,模拟仿真实训中心等学科已经走在科技的前沿。最让大家感慨的当属图书馆大楼,听说现有纸质图书49万多册,电子书39万多册,共有22大类,9大书库,何其壮观!真羡慕当下的学弟学妹们,能有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

但愿在诗歌的浸润下,每一棵幼苗都能诗意盎然,茁壮成长。

竹刷把

岚皋 操世双

在我一楼展厅里,放着一堆父亲手工制作的竹篾刷把。多年前,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流着眼泪从老家步行走出洋溪河口。那时的我,一无所有,却有满腔的勇气和决心。我历经艰辛在县城站稳脚跟,从学徒到摩托车修理店,奋斗了近二十年。

父母一直住在交通闭塞的老家,期间,我两次在县城及周边买房,试图将父母从大山深处接出来养老,但都被他们果断否决。2017年,我再次回老家,邀请父母过来养老。父亲对我说:“我若搬走,屋后那么好一园竹子可惜了,我舍不得,你看能不能做成刷把卖钱?”我不假思索地说好。父亲挑选粗细适中、质地坚韧的老竹子,将其砍断削去枝叶,用锯子裁成竹筒,再将竹筒劈成宽窄一致的细篾片,削去篾片内层;把削好的篾片七、八片一组排列整齐,捏紧,用锋利的刀在篾片上端反复削劈,直至劈口细如丝线;然后左手拽住削劈位置,右手捏住篾片,按在膝盖上,左手用力扯,右手用力送,撕至篾片总长的五分之四为止;再从篾片根部向内折,使其折断总厚度的一半,又将其撕成两片,再把皮层折断处撕开一个口,把撕开的另一片反向插入,形成“Y”字形的成品,然后,将五十片成品整形排列在一起,形成一个圆柱状。

父亲用篾条将圆柱底部用专业编织手法捆绑,收尾处打一个圈,便于使用后可以倒挂挂利水,再把捆好的刷把放入水中煮十分钟,捞起来晾干后,掰开刷把丝,从中间倒打一个木头楔子进去。这样处理后的刷把,使用时不易松动,也不会断丝而且又好使。

历经一个多月的忙碌,父亲已做出很多成品。他给邻居们每户送上两把,剩下的让我拿进城去试卖。我拿到菜市场托熟人代卖十元一把。然而,如今很多家庭都不再使用这种原始刷把,总共也没卖出几把。我回老家时,把第一批卖刷把的钱交给了父亲,父亲拿着钱,乐呵呵地说:“我年轻时,给人家修土墙房子,做一天大工才只挣十块钱呢。”我从他脸上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满足,也看到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间很多被篾片划破的裂口,真有些心痛。临别前,父亲又笑嘻嘻地拿出一口袋成品刷把交给我。这次,我直接把它们存放在了我家里。再次回老家时,我又如数把钱和一卷医用胶布递给父亲,父亲笑眯眯地说:“刷把还好好嘛!”我笑着点点头。

屋后竹园,是父亲年轻时栽种的,若不把它加以利用以实现其价值,父亲是不舍得搬走的。2019年底,终于把父母接来我家,为了让二老习惯环境,我特意在房子后山向邻居要了一块小地,让他们耕种,房子四周的花坛,也任由他们摆弄。尽管我把能想到的都做了,还是没能留住父母,住了半年后,他们还是借故跑回了老家。

为了让父母的生活条件尽量好一些,我与哥嫂商量后,把父母接到离房子没多远的哥哥家居住,相互能有个照应,虽然父母还是经常回老房子转悠,但所好的是并没有再说话搬回去。数月之前,父亲不幸溘然长逝。当我再次前去探望母亲时,特地回到那座老房子。曾经宽敞的院坝,如今已是杂草丛生,父亲亲手建造的那几间石瓦房,在风雨的无情侵蚀下,变得摇摇欲坠。屋后那园竹子,如今已全然长到杯口般粗细,郁郁葱葱,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父亲,安详地长眠于老家的柴扒之中,他的坟墓上已长满了茂密的青草。

父亲制作的刷把,成了我最为珍惜的遗物,它们静静地陈列在我展厅的展架上,轻声诉说着父亲一生的勤勉与俭朴,亦承载着我对父亲深切的思念。

小姨

汉滨 张盼

小姨是我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

一次,朋友好奇地问我:“你小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很多文章里都会提到她。”我说:“她是我长辈,但更多的是我一生挚友。”

外公家生了三个女儿,妈妈作为大女儿,早早学会扛下生活的担子;二女儿做事雷厉风行,活泼开朗;小女儿是三个里面最像外公的,我从小敬重外公,也和小姨格外亲近。

妈妈跟我说,在我刚出生时,我所有的尿片子都是小姨给我洗的,那时她还是学生。后来小姨参加了工作,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小姨总会在严冬和酷暑分别给我置办两套新衣。记得在我小学时,有年过年,小姨给我买回一件200多块钱的红色羽绒服,年三十的晚上,我将衣服放进被窝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那毛茸茸的雪白内里,一遍又一遍闻着新衣的气味,想象着大年初一穿上它的样子,兴奋得几乎一夜无眠,后来那件衣服我小心翼翼地穿了很多年。

小姨说,她对于美的最初体验来自外公,那于我而言,对于美的启蒙也许来自小姨。很小的时候,我就给小姨当“模特”,穿着印有彩色圈圈的健美裤,一手叉腰站在那里让小姨画人物素描,这是我最有耐心的时间,常常可以一口气坚持到小姨画完。可是那时因为太小,被小姨告诫不允许动她画的画,我看着小姨画笔下栩栩如生的我自己,觉得画画可真是天底下最有趣的事,同时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画画!后来,“长大了要成为画家”被我挂在嘴边说了好多年,直到高中毕业。

记得四年级时跟着小姨去她教书的外地学校上学的一年。小姨对我说:“在我这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每天必须画一幅画。”这哪里是小姨的要求,这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小姨专门为我买了画画的本子,还有很多简笔画小册子,每天监督我完成一幅画。对于学业,小姨从不过分苛责我,但作为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她会鼓励大家每天写日记,并且在每天大家交上去的日记里选择一篇她觉得最好的,在后面画一个动漫小人作为奖励。每天早上日记本发下来时,大家都争先恐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幸运儿,现场堪比彩票开奖。跟着小姨上学的一年时间里,她还为我留了

长发,一直以来我父母的观念都是,女孩子不能过分在意外貌,要把更多心思放在学习上,所以我一直是一个短发男生的装扮,但是小姨不同,偶尔进城,她必定会带我去小饰品店,为我买回各种各样的发饰,还有那时候最流行的《还珠格格》里会扇翅膀的蝴蝶发夹,然后每天早上花十几分钟,为我扎各种各样不同款式的小辫子。在六一儿童节我要表演舞蹈节目,因为头发不够长,小姨特意跑去买了好几卷黑色毛线给我做了一顶假发,让我拥有了童年里唯一一次长长的高马尾辫。

长大后去了山东上学,每年的寒暑假我也会抽时间去平利看望小姨,看看她种的花草,听她聊聊家常。一天早上外出买菜时,小姨在人影嘈杂的小摊贩间偏偏选中了角落里最不起眼的个挎篮子卖菜的老太婆,我一看,篮子里的菜已经蔫掉,十有八九不是当天早上新摘的菜,小姨问怎么卖,只见那老太婆眼珠子滴溜一转,说了个比普通摊贩还要贵一点的价格,本以为小姨至少会讨价还价一下,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把,还特意提高了嗓门俯下身去贴近老婆婆说:“老人家,明天你要还来买菜的话,我到这来买!”一旁的我已经看的是气不打一处来,正想提醒小姨,没想到她却压低了声音和我说了:“这老年人经常在这里摆摊,年纪这么大了,多不容易啊,我每次都会找她买,早点把菜卖完,她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后来,我从江苏回到安康备考公务员,在小姨家一直住到结婚。婚礼上,我站在舞台中央说婚礼感言,瞥见小姨笑得双眼通红。参加工作后,我常常回平利看望小姨,那时候的她准备自学心理咨询师,要么学习,要么练字,她说在她这个年纪,努力工作、保持学习不为上进,只是单纯的自己是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在她的带动和鼓励下,我也开始尝试朗读、练字、看书。

年纪越增长,我越发喜欢和小姨相处了。跟她在一起时,总会感到少有的轻松快乐,简单平静。我们一起去长安赏花,一起在大半夜跑去夜市买一大堆食品回家看电影吃零食,一起在周末的早上赖床把我妈气得直跺脚,还常常在彼此心情低落时打电话彻夜长谈。

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小姨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她的善良和豁达给了我诸多美好回忆。



硕果累累 赵子悦作

瀛湖

第1416期

秋天简述

旬阳 李爱霞

田野,桂花像金子一样闪亮浓烈的香搅动山峦
马柏叶开始泛红,风声渐闻
我们登上高岗
一些情绪,莫名涌动
无边无际的天宇,飘浮着太多无法识别的云朵,它们

像一个个捉不住的词语
在时间的弦上——划过
时而缓慢,时而迅即
远古的青铜生了锈
枝头的松鼠嘎嘎下
每一天都是弦起
每一天都是音落

一片绿叶的史诗

平利 刘生

根,深入土地
经得起霜雪的熬煎,酷暑的洗礼
春夏秋冬,你以同样的姿态傲然于世
绿,是生命的原色,常绿则是你的信仰
——题记

你从远古而来

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时你终于现身
诸葛亮相平定南方时你过泸水
再次验证了你的神奇
除祛瘴气,救兵于危
一千二百年前
在茶祖陆羽的《茶经》上
你正式闪亮登场

茶马古道上的辉煌

一片树叶什么时候与马联系在一起
一双打满血泡的脚板和马蹄
在没有路的苍莽中踏出一条路
从古长安出发

历滨河西走廊的风尘
饱尝茫茫大西北的风沙
一片树叶
走进了百姓柴米油盐的日常
浩浩荡荡走向五湖四海
一片很轻很轻的树叶
带回来了万马奔腾

腾飞

这片叶子碧绿了
秦巴腹地的坡坡岭岭清澈了
这片叶子,在今天美女的指尖
再也看不见背茶人手里古道上的血泪
再也听不见蹄声碎黎明
和黄昏响彻的马蹄声
只需在键盘上完成

晨雨随笔

汉滨 汪新

许久没去汉江公园了,今天有空,决定去转转。清晨出门前,看看窗外,天色阴晦,密云欲雨,就抓了把雨伞放在背包里。这伞带着恰到好处的重量,因为出门不久,雨便悄然而至,先是湿润了头发,渐渐地便连起了线,一会工夫,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天地之间便雾茫茫地一片。

因为有伞,所以比较淡定,索性在雨幕中走走,去感受一下平日不曾体会到的江边雨中漫步的放松。从汉江边望远,两江两岸,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不下一江,都朦胧在这晨雨中。因为雨,一路走来,汉江公园绿植葱郁,虽然大街上人很少,但街道开阔而干净,而来道如盖的梧桐树,因为雨的润湿,叶子发亮,树皮更显斑驳。我在想,若是晚上,有昏黄的路灯相衬,或许还会让人多些许伤感的情绪。正所谓“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还好是早上,我心情也还不错,也早过了强说愁的年纪,所以还是喜欢“空翠

生态宜居 幸福安康 有奖征文 市市政园林处 安康日报社 联办

秭乡村 茶香平利